

竹林八圩志卷九

祝廷錫纂

文徵外編

蔣兢

祭高太常文

歲在壬午九月晦吾師士敏高先生卒師以國破家亡遁影東甌雁蕩山中頽齡疾苦僕從竄逸隻影自矢為西山餓夫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來偷息於此相對若夢寐淚涔涔下侍吾師廛五十日吾師竟長逝就瞑之頃指畫恨字旣而曰復何恨復何恨者正吾師泣血椎心萬古耿耿之長恨也兢窮途無以成禮林有巨木遭伐其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一

腹枵然乞諸樵叟斂而葬之芙蓉峰北嗚呼天降喪亂蕭牆禍起君國殄瘁臣所當死博浪無椎環柱失七遁跡空山潔身以俟邂逅之間師師弟弟命之窮乎師疾不起為營一抔山崖水涘杖履莫追涕泗曷已

靜志居詩話

呂原

送司勳沈先生致仕南還序

吾嘉興儒君子曰沈先生惟厚永樂間游庠宣德中始擢鄉舉正統初始登進士第久之乃拜刑部主事景泰初改吏部考功後遷稽勲員外郎今年夏以滿秩遂致仕大率先生出處進退固有超軼乎流俗而儷美乎古人矣原於先生知之也深仰之也素則於其歸也甯能默默乎蓋先

先生學務為已志專而功倍在庠校時所治經書誦數皆至千遍子史百家亦博覽而通之為文章務根於理如布帛菽粟有資於用其所著經義尤為士林傳誦近世篤學之士殆莫有過於先生者先生既擢鄉舉不遽上春卿及既登進士亦不遽入銓籍而食於家於是前太守山陽齊公延教諸子後太守真定黃公延教郡庠諸生前後出其門者無慮數十百人而顯自科第若廣州太守沈琮陝西憲使項忠監察御史沈埭尤為表表琮埭兄弟親炙最久出入必從至割田宅以酬厚德一時造士之功亦莫有過於先生者其為刑部也詳審法律敬忌獄事平反詢鞫小大弗冤同僚楊君珏於人慎許可而獨推先生之明恕非

已所能及其在吏部也本之以誠心持之以直道為卿長者雖前有同鄉俞公後有同年崔公先生循分謹職未嘗有所依附又嘗同考禮部會試校閱至公甚愜輿論先生居家事親以孝處異母弟篤友愛居鄉溫良謙退雖深臧否未嘗形諸毀譽遇人無疏戚貴賤一待之以誠以禮間有狎侮者先生亦弗與校先生燭理明而存心正於異端釋老之事皆無所惑在郡庠時嘗夜歸值一美婦人從於後先生不問亦不顧及抵家而婦忽不見始知為鬼物聞者皆驚異之埭為御史時迎先生與同居未幾丁外艱去就以屋舍為奉後埭廬墓以終先生念其妻子孤嫠仍賣屋得價金還之先生自身而家而鄉而朝學行政事過人

遠甚者難枚舉蓋所謂不愧屋漏者也冢宰鹽山王公嘗曰沈員外君子人也屢欲薦遠藩先生念繼母老欲歸養辭不就至是滿九載蓋將有以處之而先生不謀之鄉里不詢之朋舊不告之寮案即上疏請老是其去意之決也然先生之年纔六十有四耳凡同寅諸公同年諸友同鄉諸縉紳莫不惜其去之亟而或問於原曰王公知沈先生胡乃聽其去而不之留也原曰宋有刑部員外韓見素者年四十八致仕真宗惜之宰相曰近世躁競好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如其所請亦足以激勵風俗安知王公之意不出於此耶噫先生登科既久而始入官進之難也歷官未顯而請老退之易也難進而易退非儒君子能如是哉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三

向使先生如眾人之見以俟高擢則亦眾人而已矣今也高風所振清望愈隆其有功於名教也甚大豈但一鄉之仕者所當取法也哉

沈譜

吳天泰

善慶閣記

出郡城而東周衢砥平厥後溪流潏洄命曰九曲高光祿采菽近卜居焉巍然而臨者為清藹閣不知者謂宜清藹是未知采菽之所存也余比歲下帷其中每松月孤明竹雪互映或捲簾平眺或放棹周還相與指東北隅曰是亦宜閣居無幾遂落成三面啟牖牖皆臨水前為福城宰堵坡與諸殿閣丹碧錯落林木蔽翳右則鄰園帶繞有梁屹

然朱闌周其上與清藹閣通左又環溪流北達菜花涇諸水隔水皆平疇良苗黃茂皆足觀覽閣廣不數丈而矗起特峻余嘗偕計斯美駱天游沈有聲高一兮登塔西望宛可掇取頃又邀王季延吳醇之陳興公賀廷彥設茗談彳繼而命酒月在天上水在堦下多寶千燈又適照耀因分韻各賦詩是可記也

按天泰字謚生鄉貢生統持之從弟

金堡

書高虞部行狀後

嗚呼余讀高氏兩世行狀而嘆世主之不可為也先帝以英敏有為之才值人心大壞至於身殉宗社有羣臣負朕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四

之言殆於死不瞑目上訴彼蒼即今高氏一家功罪二案故有陰中而不及知顯格而不能詰者矣悲夫悲夫予期先生無可死之法其致之必死之地者閣票僅擬回奏內批遽行逮問蓋王進喜之線索通矣先生之獄日急內臣之獄日緩則黃用之線索又通矣進喜之線索在嫁禍於黃用黃用之線索在卸禍於先生先生死三年之前黃用死三年之後僅足償代僵之命終不露設陷之機人知先生死於董羽宸而不知其死於王希忠雖先帝未之覺也厲公虞部令寶坻有全城卻敵之功吳昌時敢借計典以報私憾及撫案合奏頌冤冢宰李遇知復持部科之局徑置游移先帝出獨斷以為功在封疆從優另叙遇知廢格

不行僅調涇縣此何理也人君舉措失當為大臣者上殿力爭可耳今是非功罪較然明白而朝廷之封疆不如部科之門戶一人之公正不如羣下之偏私遇知醇謹稱為君子然則君子之心如此何以異於小人耶春秋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度當日之人臣不止於將直敢於竟悲夫悲夫當崇禎之初先帝不信內臣而桂工一案陰為內臣所顛倒崇禎之末先帝不信外廷而竇坻一案顯為外廷所阻撓勢成孤立無可如何不然先帝之明稍知大殿寢宮各有分責豈致此悞其所以悞者在旁之委罪浸潤已深而法司之讞詞推波以助之瀾耳夫封疆者人主一身所共為存亡計典者人主所與萬方共其休戚審之平時

核之一旦竇坻咫尺京師虞部屢承簡在非外吏泛然者比計冊進呈何以不知且既奉特旨優敘吏部仍補涇縣立加詰責此亦烹阿封即墨之秋也除目進呈何以不知然則章奏之不經御覽或經御覽而以格例視之不復省察者多矣宜羣臣之敢於無忌憚淪胥以溺而不悛也嗚呼余既嘆世主之不可為而益見人臣之不足為也士大夫獻身成信生殺無逃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而死權死利之徒蝟毛而起即高氏兩世未據要津非與宵小有不解之怨特以孤立行一意不屑委曲將迎而一則罪生於分外一則功屈於分內奈何以不貲之軀逐無涯之知而為眾射之的乎此達觀之士所為脫屣功名而無求於世歟

高厲公先生像讚

德純忠孝才擅文武擲筆登陴猛如虓虎投戈講菽燦如  
繡組惟皇鑒之龜山失斧誰從長夜振此火鼓一睨暫見  
以報死父十年同貞以訣生母豈云萬邦遜彼三戶叱起  
青蛻疾呼帝所悲風四來碧雲滿塢汝則醉耳携鋤關土  
敬俟其醒露子月午龍孫劍拔天壇首俯嘉賓是登鸞歌  
鳳舞

高念祖像讚

是晏坐者非楚貴而越唵怒然其有所思惟先人之志是  
尋思之思之限於其時然則澹澹然遠慮而憂深霜雪其  
侵川原其沈風生葉隕石冷泉鳴皆悽然有動於其心即

悄然而無言吾已聞忠孝之遺音矣

高天奇秀才傳

得宿命通自阿羅漢至諸大菩薩以至於佛遠近不等予  
謂觀其一生愛憎一言一行可以識其前生習氣見如蒼  
鏡不俟得通高君念祖為其子天奇秀才誌墓予讀之以  
為秀才宿命持戒僧也秀才能飲食見肉即呼臭涕泣遠  
避遂茹素終身如來說菩薩心地戒至楞嚴楞伽會上嚴  
敕斷肉自非純淨雖持戒或聞肉香此其驗一吾法欲出  
家父母不許則不受父母有病棄去者不與授戒故曰敬  
天地鬼神不如敬其二親秀才於其母病露禱請代父將  
遠客行泣且留授徒得束脯率以供堂上不私妻孥母卒

長跽稱佛號不稍懈至死請葬於母之傍此其驗二僧以崇嚴三寶為願行護塔寺如眼目秀才於泮宮營葺雖食貧捐助特厚人迂之不顧此其驗三同行同學坐視其勞而獨逸非僧法秀才於親友劇務身肩之至委頓不自惜此其驗四僧有過相救相誠展轉相勸必三諫秀才勇於規切此其驗五世之言五倫君臣為首蓋以儆暴止亂為功或輕於親而後其師師若薦主禮敬至重授業者老生宿儒長被疎忽秀才於其師卒哭極哀歲已久言之必流涕僧之法惟師是尊遠至數千里亡數十年每僧集日炷香禮敬不敢略此其驗六或以秀才六驗惟遠肉為僧習氣餘皆名教所有予以儒者即有五驗聞不食肉訾為異

學故以不食肉領五驗則五者皆僧習氣人非果地不能無隔陰之迷秀才幼時忘佛及母卒以孝母故信佛此從緣而種發也即移出世之種從世間之緣緣異而種不異其為持戒僧持戒而純淨之僧信矣念祖疑其不修壽則持戒而純淨之驗此其七也蓋世間之愛深則迴所修於祿位名壽福消而德亦消出世之愛深則世間依正二報受用俱淺秀才三十而脫屣於祿位名壽場予以是賀其所往也高氏世為法地金湯不以予言為河漢故以是為傳而歸之秀才名洪謨法名興指天奇即其法字云

曹溶

高廌公遺牘書後

吾鄉好事向推項墨林，厲公晚出而博洽。過之鑒賞之精，幾埒米老。予方與定塵外交，欲悉觀所藏，以廣聞見。而厲公遽化去。記壬癸之歲，厲公為塞上令，晤予於京師。英壯之色，獵獵眉宇。今退居竹林里，以書畫自晦。冀如鶴樵鐵篔簹者，流而復不可得。則天為之也。覽其遺翰，益增泫然。同里曹溶識。

方文

題高厲公尺牘卷後

崇禎辛未，予遊樵李，與詩人錢而介交最善。而介時時稱其友高厲公，不置。予心識之逾十年。厲公與吾從子密之同譜三仕，為令尹，皆有賢聲。甲申以後，意不欲生，竟憂思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八

憤鬱而死。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厲公之意，蓋可悲矣。今年丁未，令嗣念祖來金陵，出其先人遺集見示。已又出其手札數幅，不過家庭親戚應酬常語耳。而忠孝之志，隱隱見於言表。予因竊歎：非獨厲公賢也。即念祖守其家訓，寶其遺墨，以示同好，豈不稱孝子哉？予與厲公聞聲相思，將四十年，常以不得見為恨。今猶及見其遺集，并其手札，神情容貌宛在目前，則亦可以無恨矣。因綴數言於其卷末。螽山方文。

徐芳

題同年高厲公手跡

此予年友高厲公工部手跡也。長公念祖携遊白門，適予

亦行脚至間出相示清芬異色與青溪翠影白鷺烟光掩  
映飛動為留連久之每恨長安往事不獲與厲公從容晨  
夕覽斯卷亦如厲公晨夕也厲公淵才嶽骨其品業無愧  
同籍中應推第一而念祖驚才駿發既克世其家學又汲  
汲先德表揚是務零箋碎墨窮搜畢綴高賢之蹤孝子之  
志于斯備焉所矜重者不止毫楮之末已也往歐陽公怕  
以尖筆作潤字後人見之如見其青眸豐頰進退裕如斯  
卷傳他時青溪之上有欲見厲公者請以薔薇露盥手披  
之但覩冰河危石雪嶺蒼松瘦影泠泠厲公或出戊申仲  
夏姑山繫籍僧愚山芳題于冶城之高天小閣

汪挺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九

題厲公遺札卷後

往歲季夏之夕過厲公露坐角飲各極酩酊越旦貽札有  
云甕有餘酒知己散去風宵獨坐不禁黯然時竊訝為過  
當不數朝而病病遽長往斯言竟成奇讖天海茫茫懷我  
良友實勞夢寐念祖持示此卷展視之餘滿目渾是古人  
之色顧尋常手牘屬辭沈摯舉腕適邁幾幾沒入紙背自  
處何等也厲公富于製述丰災祝融念祖廣輯遺澤以當  
音容人子之心苦矣往予與厲公酬答來往頗為頻數籬  
下老友相期甚永存此奚為者不謂遂作人琴之感也戊  
子臘月二十八日年家社弟汪挺識

王遐

題高厲公尺牘卷

厲公以嗜書特聞里中余竊有蝨癖不及與定交顧心儀其為人遇侮而能以理詘之有怨而忘之不報有符君子之存心行事者今年嗣君念祖謬屬訂其遺集披閱略過不勝心折而歎也其三仕為令全城甦瘵擘劃呈奇古稱得一賢令勝於十萬師信然至讀其陳情昭雪等疏籲天血嘔報國誠堅使人蘇蘇泣下求忠臣於孝子此又非歟手墨八幀俱改革前後率腕應酬迺初終兩札類無恤簡中六札似枋得書是嗜書而能實踐之不徒為鑒古好事家者也允宜什襲為高氏圖球己丑春仲秋溪遺民王遐敬識於稽古堂中

劉鴻儒

題厲公夫子尺牘卷

憶余諸生時於庚辰程墨房稿中篤好高夫子制菰奉為舉業正宗是年仲冬既望夫子筮仕吾邑令遂受國士之知訓迪啟牖者甚至嘗于評隲試卷中見其書法遒勁屬詞爾雅望而知為端人至其為政寬仁明敏首以養士愛民剔釐積弊為務時邑當殘破之後兼以凶年夫子興利除害注厝裕如邑有更生之慶壬午春調繁寶坻以去迄今垂四十年士民歌思之不衰康熙辛酉念祖世兄再訪余林下携示夫子尺牘一卷益見其書法精詣具有古人筆意雖尋常酬答而君親師友之誼藹然溢於楮墨蓋夫

子至性誠有過人者宜其仕學並優為人所矜式也敬綴數語以志高山景行沒世不忘云爾令支門人劉鴻儒

王國彥

敬題高夫子厲公手卷後

厲公高夫子令涇時余年方髫髻幸從諸生列得以晉接望其道氣盎然已心儀為此邦福曜星嗣是而政流化洽士彬於庠民恬於野雖古循良之治殆無過是歲辛酉世兄念祖重遊涇地出所集夫子手卷以示甫展閱而光盈於楮不意滄桑之後物換星移經數十年而猶得見夫子於筆墨間也其字蹟莊嚴如蔡君謨書筆筆皆端人正士之狀至文辭古茂蒼堅無語弗抒從肝膈不落尺牘恆套

以是知夫子之文與字與其人適相當也其卷末一帖蓋將去涇時所作因思涇學廡有趙文敏公碑記涇人珍之如商彝周鼎使以此卷勒之石並懸其間俾涇人朝夕景行將見夫子之膏澤既與琴巘桃潭共戴高深而夫子之手澤又見與摩崖松雪永垂碑銘也古今人何多讓焉古猷門人王國彥拜手書

王士禎

跋嘉興高氏家傳後

革除之事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春秋之義篡立之國皆不絕其為君况建文高帝嫡孫躬承大統顧奪其位斬其廟并刪其紀年上系洪武名實舛謬孰大於是此二百七十

年間人心憤鬱而不獲一伸者也南渡草創事無足錄而能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下逮靖難殉節諸臣皆賜褒錫抒天下久鬱之情作萬古忠義之氣未可以亂朝沒其善也厲公先生泣血上書訟父冤因及其九世之祖并獲恩卹世德作求遠而彌耀稽諸史冊詎多覲哉子文之書合歐虞顏柳為一手念祖携以相示摩挲之下不勝高景之慕題而歸之

蠶尾集

朱彝尊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一

佑鈺乞其友朱彝尊復為文揭于墓門之前彝尊以公晚遯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厲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峰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厯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并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圯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躡躅見星奔扶櫬以歸服

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凋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晝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朞而政成十五年冬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固為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眾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三

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既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眾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搢坑二萬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為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贏羊豕收集羈僮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

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卻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為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櫝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畧云明道程子謂詩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四

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為歸而以五十七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為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鈇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為諸生慧而天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鈇續之又徧歷公

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麓舉大網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曝亭集書

### 跋高念祖先世遺墨

予友高念祖一飯不忘其先與之言非祖父之言勿道也嘗集其先世手書裝潢成卷蓋雖南遊舒越西北入於燕齊梯涉數千里必載以行其用心勤矣昔江左諸王氏多工書至唐則天后索諸其裔方慶方慶集其先世二十八人之書以獻后命善書者鈎畫設九賓觀之武成殿上其遺跡流傳世以為寶今高氏數公雖不盡以能書著俾傳諸子孫克盡如念祖之用心守以勿失焉知不為異代所寶念祖請予書其尾其以予言為可徵也夫

同上

###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五

###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幾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為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俚俚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懽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

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隆污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而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為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為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畧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

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逾高而曲愈下辭未修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忽相失不禁恨

恨也同上

冉覲祖

高户部詩序

往余從大梁聞內鄉賢令高公既而見內鄉人叩之曰是我公也言其廉惠之政歷歷皆有徵及見浙川鎮平人亦曰是我公也言其廉惠之政歷歷皆有徵蓋公宰內鄉而嘗攝鄰邑事也辛酉公以秋闈校士赴大梁市肆人指而羨之以相示曰今之賢令高公也予心慕之欲親炙之無田公尋以卓異守安州而歌謠之騰於道上者久而弗絕辛未春獲與公冢子大立為同年交好竊幸識公有階其積懷於宿昔者將大慰於後日也踰歲公以報最擢户部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七

郎遂執子弟禮展謁於庭公欣然延接和風霽宇儀畧而情洽因歎公長者任真無飾如此則向之播廉惠之聲者皆非有矯沽而一出於誠也又竊自謂今之循良不可多見而卓卓如公者予得以聞其政事瞻其容貌聆其言論為大快也亦復時時見公作顧未獲傾笥而讀而公已為古人矣今大立集遺詩授梓卷帙不繁而諸體皆具蘊藉而綺練蘊藉故不佻綺練故無塵而內鄉浙川諸什尤足與公之宦澤並垂來許也昔公家達夫五十為詩即工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至今俎豆詞壇名齊李杜季迪領袖四傑有黛峰雄秀瀚海渾涵之目以今絜之先後高詩得公而三矣即今海內詩人競相雄長未有定論而公亦

可以獨建旗鼓自名為家不愧也而予尤幸始而聞公之政事徐而瞻公之容貌聆公之言論今又得讀公之詩不覺嚮往之情彌殷也於是乎言

吳之振

高戶部詩序

大立高君過余齋以其先戶部子修先生詩問序于余余曰當世序先生詩者豈少乎奚必余且先生之詩亦豈以序重者而大立堅欲余序意者謂余於斯道固嘗肆力其中而知其甘苦為能窺作者用意所在乎余惟詩者性情之物也子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蓋性情而外無詩矣余觀先生之詩正以其不屑屑規撫前人而和平澹泊皆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八

道其性情所欲言至於醞釀深厚膏停黛蓄流光發色溢乎中而洋乎外使覽者卒讀未見其奇久而愈覺其好此真得詩人意者也且夫詩要當有為而作如戴復古所稱飄零憂國杜陵老感遇傷時陳子昂必若此乃為不苟作耳今年春恆雨為灾入夏彌甚田疇浸沒禾不入土民咸苦之余思三吳故澤國然其下流之地有震澤以滙之有三江以洩之使講求水道多方開濬水潦宜不能為害也及讀先生詩首篇大水百韻則固先我言之矣其詞反覆悲痛狀悲傷至悉而望當事者急為修救故曰誰將呼號聲旦暮達丹掖鉅公察便宜芻蕘並財擇救災自有要無費馬與璧末曰縫掖窮巷人當亦人加額吁是殆先生為

秀才詩也而其憂民之志經國之謀已概見於此矣暨一行作吏九載內鄉拊循凋敝招集畊疇日不暇給而間以其意發之詩歌昔元遺山為內鄉令余讀其縣齋即事詩曰吏散空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其愛民憂國之念如此今觀先生內鄉山中雜詩曰昔聞此地唯榛莽鹿豕紛紛害歲功且喜新來成小聚數家烟火翠微中是豈不與遺山同一勤勞撫字者乎若其吟嘯山川放懷名勝如菊潭半山亭諸詠則又與遺山後先照耀吾於是知賢者所至必有惠愛及人而風流文物尤足輝映無窮潤澤來者也顧不休哉抑余更有望者先生之詩既可信今而傳後而大立復以少年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十九

成名進士能世其家學貽余內鄉雜著一帙名章俊句都自性情陶寫而出識者知其源流有本故波瀾莫二大雅嗣興在先生父子間矣但方今作詩者日益多率摹擬唐宋以為標準入主出奴意見角立積為錮蔽牢不可破余滋懼焉別裁偽體余與大立其有同志乎故既為先生序還以此質之大立康熙己亥

姜宸英

高戶部詩序

舊常往來樵李得徧交其中賢士聞子修先生名最久惜至時輒不相值已而先生舉進士從宦河南十餘年後遷郎署來京師余適以纂修還里比更入都未數月而先生

喪車已就道矣時聞先生為州縣有惠政所至民歌思之終以不得一識面為憾今年春長公涇縣君大立初謁選吏部僦居與余纔隔垣余久慕先生之賢自歎已矣終無由一見而涇縣君文行超卓有謂余彷彿如其先公者幸不余鄙辱交至厚一日問及先生君縷及前後為守令事甚悉言無溢美事實完備余欲瑣錄之如唐人之傳何易于元紫芝者而君出先生遺詩一編命為序余讀之終卷益知先生之為人澹泊修潔恬於聲利於其詩見之矣於涇縣君得彷彿先生之為人又於詩得先生為人之賢之深然則余雖未見先生視世之稱為知先生者或未有過於余者也是何得無一言以序其垂世之文乎先生之為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

內鄉也地與襄陽接壤始至當兵火後村落無十家之聚再暮流民四集烟火相望為安州發倉廩饑不待報聞輒散民無道饉其他政稱是以故兩地百姓及鄰縣所嘗經攝地無不戴之如父母於其去扳留之載道歿而赴京哭弔者不絕也蓋自先生為守令十一年未嘗携家到治去任囊衣篋書自隨而已清苦過人亦其天性家居時雅好林棲與一二禪僧詩友相習每襍被留宿僧舍累日忘返平生獨行已意不可邀以勢利亦不以忤俗故其為詩一以雅淡為宗匠心獨運蕭疎閒遠而自然與古法相合視之角立家數喧囂於唐宋之分界者無有也余之自謂得先生之深者以此涇縣君又示余樂春軒詩樂春軒者其

隨任上谷臨行所作絕句三十餘首以視先生之詩無以異也然則君之為政於涇也有一不如先生者乎古有以循良世其家相傳有理縣譜猶未免俗吏之為若先生父子之於詩其為譜也大矣

王弘撰

序高户部詩集

桃李花落雨雪霏霏草木皆肅寒威颯颯偃卧丘亭撫時興懷不勝離索之感倏聞剝啄聲則嘉興大立高君也坐談移晷如飲醇醪草茅枯寂始覺有春風焉因得讀其先人荆門公詩清新淵永妙絕時人而君所自作亦復同軌乃歎所謂非徒温雅別見孝弟之性者古今一也予聞荆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一

門公博綜經史以正學為任宦蹟所至著卓偉之節大立君嘗為涇縣宰優於政事方在盛年其樹立未可量作述相承非僅以詩稱也猶憶二十年前君之兄念祖曾以高曾規矩卷屬題蓋高氏之績學砥行世以有聞其流風丕振也老夫髦矣誦古人之言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無以害其天竊有志焉君之鄉徐華隱朱竹垞兩太史皆有道君子而我之故人也君歸而質之且以使知西方老人舐筆和墨不異於馬伏波據鞍顧盼時也華山八十老樵王弘撰書於松風水月之亭

萬斯同

高户部傳

今天下吏治難言矣使有仁心為質確然為斯民托命者豈非當世之麟鳳哉予于嘉禾得一人焉曰高公子修作循吏高公傳公諱以永字子修號荆門浙江嘉興縣人也自幼好修力學不倦長從里中施約庵先生遊究心正學卓然有當世之志以康熙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閱七年己未始宰南陽之內鄉自明季大亂流寇躡其地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正賦舊幾六萬止餘八千及楊來嘉反襄陽內鄉與接壤軍需供億民益不堪及是亂雖少息而重兵猶駐襄時越境擾民間且誘貧民為廝養困則逃逃則捕繫其親屬以及鄰人不可數公下車甫三日有二卒稱將軍令縛人於市公聞大怒執之聞於府府守畏威不

敢問則告之撫軍及臬司迄正其罰自是樵採者不敢至民獲安堵公乃一意休息日咨民疾苦而噓植之初以軍興額外多私派公悉停免邑中賦分五則民墾荒者長吏必上中兼報民畏賦重輒棄去公廣為招來悉報中下則貧者給以牛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流亡來歸墾闢至數千頃暇則進儒生談說經史及舉業士多嚮風俗好訟公以至誠聽斷黠者不敢欺訟為衰減地不產黑鉛而歲輸三百斤京師即易之燕市其交納之費且不貲乙丑秋部議增郡鉛十一萬斤而派內鄉者至二萬八千公以力不能應疾馳會城訴撫軍撫軍欲疏請而慮部中不聽乃令南陽諸州縣協解解官因為利郡守又左右之費益

不貲公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急會撫軍遷去代者具疏乞免部議果不行公以為大戚刊歷年請免文牒成帙曰仁人君子見之庶惻然動念乎先是宰內鄉者不二三年輒罷去未有至九年者公亦時有誚誤賴上官知其賢獲保全戊辰晉安州知州去之日士民追送數百里為立碑建祠州內悉八旂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為最貧其歲時膺役者號見年每里一人名雖輪值實奸黠者主之凡解銀米修城隄供上官補驛馬之屬率取辦于見年見年取之各里費一徵十民不勝其苦而有司以為便相仍不改公至察知其弊勒石門外永為禁革凡公事皆官自任不復煩里民民自是

得安枕每大駕行幸諸州縣悉發隨行車安站馬牒至即遣民多告病公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歲大飢議發常平倉粟掾史慮上官有言力尼之公不從分給立盡會朝廷大發帑金行賑公策馬遍歷村落核其實而親畀之赤日黃埃致面目黧黑不恤也州東有白津淀衆水所會旱則涸而為地民藝黍麥其間所收恆倍旂丁謀奪之指為馬廠地訐於撫軍撫軍下令請核公言此固定也偶涸而為平地今指為馬廠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索馬廠地勢必指他地實之是受害無已時也爭者怒必欲得之撫軍謂非丈量不可丈已有日忽靈雨連朝復成巨浸公言始驗而事得已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外郎州人

泣送如內鄉江南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公防吏奸勾較  
察覈不憚勞勩明年夏以建醮祝釐日行炎熇中體大困  
復入曹治事不少休遂得疾以八月中卒年六十有三貧  
不能歸柩賴親故致賻始得行安州人聞之相率入都哭  
奠後公之子過內鄉其民攀留不忍捨道及公事率泣下  
沾襟嗚呼此豈非仁心為質確然為斯民托命者乎今不  
可得矣維高氏世秉詩禮為禾中望族而公尤挺然不羣  
親師取友敦崇正學故其所成就卓卓若此生平好為詩  
然不自收拾今所傳者惜其無幾也余未嘗識公而與公  
之友敬可徐先生交習聞公之素履又徵於其鄉之賢者  
謂足當有道之碑故據其行述而為之傳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四

失名

寶坻  
士民

沈邑侯裁免貼槽馬匹碑記

寶邑僻壤也向設官馬十一匹雍正八年裁去三匹存八  
匹夫四名載在縣志由來有日此固以公辦公不煩民力  
者邇來差遞日繁增有貼槽馬匹草料之費不免取給於  
民在彼時或不得已而偶增後歲沿為例而民奔命不遑  
矣夫始出一時之權宜旋成無窮之賠累豐年且不能堪  
况歉歲乎此寶坻之民僕僕然牽馬負豆蒿目焉而長嘆  
者也今幸逢仁明沈侯來莅於茲存保養安全之心行興  
利去弊之事惻然念此立即裁汰惟時仁政一行權聲四  
起比屋之農夫野老慨然相聚而言曰吾儕小人今而後

始得息肩也省一馬之價即可活數口之家節數十石草  
豆之需可養二十里老幼之命有孚惠心先及於隴畝間  
者已如此是烏可不為一二質言勒石以垂不朽乎若夫  
勸農桑興學校為養為教之善政我侯撫卹日以佇見次  
第施行邑之紳士自相與作為文章以歌咏賢父母之德  
洋洋乎累幅莫罄也又何俟愚庶之沾沾為哉乾隆四十  
六年辛丑四月

李廷芳

灤源問答序

歲丙午向齋先生來濟南主講書院廷芳即是年執贄先  
生之門竊見先生枕藉經史几案間丹黃燦然非與客談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五

藝未嘗須臾忘校勘也先生好獎勵後進片長薄技善誘  
不怠廷芳受先生知最深先生屬望廷芳之意殊厚顧才  
識淺鄙不獲稍有成就僅卜升斗祿浮沈宦海垂二十年  
而先生之沒已十五載矣先生著述甚富其灤源問答尤  
為精邃自十三經二十四史旁及諸子百家靡不綜貫源  
流討究得失足為後學津逮竹岑世兄恐先澤以湮將付  
剗以廷芳知先生者屬誌數語簡末廷芳不文烏足窺  
先生萬一然讀是書猶想見先生當日擁皋比掀髯高論  
汨汨如萬斛源泉而廷芳與二三子執經問難且得於心  
目間彷彿遇之敬綴片言彌深木壞山頽之感云嘉慶甲  
戌

朱邦經

灤源問答序

取經史詩文攢羅而戢香之折衷於一是宋之王深甯本朝之全榭山世皆傳習其說以為不刊之書然深甯困學紀聞一編就生平所誦習而劄記之惟通鑑則有問答五卷榭山之問目十卷則經史兼矣而詩文缺焉吾鄉沈向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百里未幾即解組教授四方而主講於山左灤源書院為愈久嘗取經史詩文旁稽曲證著為問答若干卷以啟迪後進乃排纂甫畢而旋謝世欲求其書一寓目焉不可得今年春哲嗣竹岑廣文哀錄遺藁成兩巨冊持示徵序受而讀之則見為挾經之心正史之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六

訛辨晰詩文之流別其博洽似深甯其詳核似榭山美矣備矣經曩於庚子之冬待詔公車先生亦以謁選而至京師同寓寄園中朝夕過從猶記先生議歐陽氏刪駁九經正義劄子之失又論新五代史之多所漏略他如唐詩不必畫分初盛中晚古文則起衰於唐而極盛於宋娓娓數百言不倦心竊躓之而未暇執筆以識蓋是時方奉兔園冊子為秘笈不自知其汨沒於俗學之為可笑也迄於今三十年矣追憶先生之言論丰采忽忽如夢寐既已獲覩是編又幸竹岑之能承先志也故遂忘其禱昧而為之序嘉慶戊辰閏五月

賈聲槐

灤源問答後序

學者學夫道也道根於性命而散見於事物日用之間博洽不相離三墳以及邱索遠莫稽矣唐虞傳受道法精一執中而山海經夏小正諸書典據詳核周公道接前聖於易詩書所載外有周禮儀禮爾雅博大周備孔子教及門博文約禮論語中正平易而於六經發揮精深他如家語一編間及名物象數神明貫通豈道有二哉後世源遠流分講漢學者或不滿程朱以自誇博覽尊宋儒者精研理蘊又或以考据為末學置弗道其實有兩漢之注疏而後學始得因文考義有濂洛關閩之醇正精粹方不涉於支離穿鑿二者相為用而不相背何必門戶異同之見耶吾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七

師向齋先生德性堅定涵養冲和立身行已服官接物一本於誠而順理出之體用具備罷官後主講灤源書院教人循循規矩務敦行誼於課制義試帖外講究經史子籍淵博貫穿浩乎莫窺其涯涘也而闡發精理折衷一是則以紫陽為標準不立異說蓋合漢學宋儒為一家以自抒心得卓然可傳於後世聲槐於戊申己酉肄業書院得親炙焉每進謁祇領吾師誨誘不倦而寓温厚於方嚴茂叔之春風和氣延平之冰壺澄瑩如對古賢也及吾師南歸倏忽二十餘年已悲梁木而同學亦各分散感慨係之矣丙戌冬來浙吾師令嗣竹岑世長以灤源問答寄讀囑聲槐一言展卷如親函丈謹附序簡末此書已公海內知非

阿所好也道光丁亥

竹林八圩志卷九 畢

竹林八圩志

卷九文徵外編

二十八